

東南大學 歷險記

(本文插圖刊第4頁)

●袁其炯 (立法委員)

褚玉璞號稱大刀隊

一九二七年(民國十六年)春天我在中央大學的前身國立東南大學就讀，因信仰三民主義，參加了中國國民黨，從事秘密宣傳革命工作。三月九日這一天發生了一件慘案，真是一宿驚魂，觸目驚心，往事歷歷如繪。那是剛過完農曆年時分，同學都回家過年，東大尚未開始註冊。那時節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先生正率師北伐，在湖南節節勝利；不過，在南京來說，整個勢力仍掌握在號稱大刀隊的軍閥褚玉璞手中。南京東南大學，當時有兩棟男生宿舍，第一宿舍名為「田子房」；我住在第二宿舍，名為「成賢閣」。成賢閣共分三樓，我住的是二樓。成賢閣大約可容納百餘人住宿，不過當時只有十八位同學留住學校。在三月九日之前的一個禮拜，軍閥曾派兵搜查學校，因為謠傳田子房宿舍裏有國民黨分子散發標語，又傳云內有炸彈等等，搞得人心惶惶。當時，在成賢閣留住的十八位同學，其實誰也不清楚誰的底細，因為暴露了國民黨的身份會招來殺身之禍。教育隊同學李崇年、歷史系同學余紀忠，其時亦與我同住成賢閣，我和他們是同鄉關係，所以較為親密，但是各自秘密為國民革命工

作，我也不明白他們當時的身份。

三月九日的前幾天，我收到了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給我的幾十份傳單，叫我發送南京市市民，由於時近三月十二日，總理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日，這份傳單上寫著是「總理孫中山先生逝世二週年告南京市民衆書」，內有文章、色印等，下款為「中國國民黨南京市實行委員會印製」。由於街上風聲很緊，我乃上街抄錄了一些門牌巷號，回到宿舍用不署下款的信封將傳單悉數發出，但手邊仍剩餘了五、六張。九日晚入夜時分，我一個人站在成賢閣的涼臺上眺望；那夜天氣未雨，但是路燈昏黃，行人稀少，我突地感到心中忐忑不安，有不祥的預兆。同學好友李崇年偶然經過，便停留下來和我談話，聊了近一個半鐘頭，說的不外是這幾天街上的謠傳等語。時近十一時許，我倆各自分手回房，我記得當時還提醒了他一句話：「要謹慎小心，注意收拾房間」。我房中有兩個舖位，另一位同學尚未回校；我返回房中，即開始整理查看書籍，把一些不必要的書籍都拋去，又將那五、六份傳單放入痰盂中焚去；隨即熄燈就寢。

下關城樓兩顆人頭

到了九日晚間，兩三點鐘，我被敲門聲驚起，外面敲門的人是老張——我們宿舍的門房。一開門，看見老張身後跟了四、五個兵，全都負槍帶械，說是要搜索國民黨，語罷在房中到處查看，我當時雖然害怕，但未露出膽怯的態度。有一個北洋士兵在看到我痰盂中的紙灰時，曾經問我，這是革命黨的傳單吧？我很輕鬆瀟灑不動聲色的笑答：那僅不過是一些舊情書，燒掉而已。他們看我沒有不安的樣子，四處看看，便離去搜索其他的房間。記得當時在我的行李篋裏有十塊銀元，桌上有掛錶，在他們翻完後，都被士兵順手牽羊帶走了。

這時，同學們在房中被搜完，都被喊到二樓走廊上站著，等到五六點鐘他們搜完三樓後，才叫我們回房。我在房間中朝南看，這些士兵帶走兩位同學，都已被五花大綁，關入囚車。據門房老張表示，入夜後，成賢閣就被團團包圍了，說是要抓革命黨；這兩位被捕的同學，一位是住三樓的成律，一位是住二樓的吳廣田。吳廣田甫自上海結婚回來不到一個禮拜，他們兩人都是被搜到傳單。過了一個多禮拜後，他們雙雙被殺害，頭顱就掛在南京下關城門樓上，慘不忍睹。這一次，我算是死裏逃生，大難不死了。